

再現政治

與華裔美國文學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何文敬・單德興 主編



再現政治與 華裔美國文學

主 編
何文敬・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一九九六年

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

© 本書版權屬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發行人／許嘉猷

主編／何文敬・單德興

助理編輯／廖珮君

校對／陳雪美・葉長青・盧德瑤・林怡伶・陳薇萍

封面設計／陳啓文

出版者／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出版地／中華民國臺北市

初版一刷／一九九六年十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何文敬・單德興主編.

--初版. --臺北市：中研院歐美所, 1996[民 85]

298 面；22.7 公分

含索引

ISBN 957-671-459-1 (精裝)

ISBN 957-671-460-5 (平裝)

1. 美國文學—評論

874.2

85010263

本書於中華民國臺北市印刷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02) 7054251

定價／精裝新臺幣 300 元・美金 20 元(含平郵)

平裝新臺幣 250 元・美金 15 元(含平郵)

序

何文敬

本所曾於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舉辦「文化屬性：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由於這是國內外第一個專門探討華裔美國文學的學術會議，因此在籌備期間即受到學術界的矚目和重視。一天半的會議共發表了八篇論文，並舉行一場座談會，邀請四位相關學者擔任引言人，與會人士踴躍發言，討論的氣氛非常熱烈。在學術界熱烈的迴響與鼓勵下，本所乃決定兩年後舉辦第二屆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

第二屆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於一九九五年四月八日舉行，中心議題為「再現」(representations)。這一屆研討會共發表八篇論文和一場專題演講，本書即為該研討會之具體成果。

難得的是，會議召開期間，湯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林英敏 (Amy Ling) 等多位華裔作家與學者應世界華人作家協會之邀，正在國內參觀訪問，本所在事先徵得該協會之同意後，由許嘉猷所長具函邀請湯亭亭、林英敏分別發表專題演講、論文。

這次研討會能夠邀請到國際知名作家與學者湯亭亭和林英敏，實得力於單德興先生與李有成先生之居中聯繫。發表過數篇論文探討湯亭亭作品的單先生，在哈佛大學從事研究期間結識湯女士，隨後並取得對方同意進行英文書面訪談，前後經過五次書信往返，歷時近半載。該訪談錄並由單先生譯成中文，本書所收錄之〈湯亭亭訪談錄〉即為其全貌。

本書所收錄之論文，每篇均經過嚴謹的審查程序。在論文結

集付梓之際，首先要感謝本所許所長對此研討會與專書出版的全力支持，論文撰稿人、主持人和論文審查人的貢獻心智，以及與會學者專家的熱心參與；其次要感謝人文組同仁（尤其是單德興、李有成和紀元文三位先生）和助理葉長青先生、盧德瑤小姐、林怡伶小姐、陳薇萍小姐的鼎力襄助，以及彭鏡禧、張小虹、王淑華、林茂竹、馮品佳等教授熱心提供書目資料；最後特別要感謝廖珮君小姐和陳雪美小姐在電腦輸入、編輯、校對和書目資料蒐集等方面的全力投入，使本書得以目前之面貌問世。

導 論

何文敬

Chinkie, Chinkie, Chinaman.

Sitting on the fence; ①

Trying to make a dollar

Out of fifteen cents.

清客，清客，中國佬。

圍欄上面坐；

設法賺一塊

自十五分裡頭。

——美國白人兒歌

這首流行於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兒歌，不僅點出美國主流社會在文化再現中嘲弄拼命幹活的華人洗衣工，還涉及主流社會與弱勢族裔之間的權力分配與位置關係。白人口中的「清客」、「中國佬」或一八七〇年代哈特（Bret Harte）筆下的「異教的華仔」（“the heathen Chinee”），顯然均與“Chinese”不同，正如“Jap”和“Japanese”有別。的確，美國白人對在美華人之蔑稱與「華人」兩者，在語意上標示了發言位置與發言權力的差異，蓋前者係宰制的意識形態對美國華人的再現，後者則指出弱勢族裔述說自我的可能性（Palumbo-Liu 75）。霍爾（Stuart Hall）在〈文化屬性與電影再現〉一文中也表達類似的看法：「再現的

① “Sit on the fence” 還有「騎牆或觀望」之意。

實踐總是隱含我們說話或書寫的位置——發言的位置」(220)。由此可見，對弱勢族裔而言，爭取再現的權利／權力殊為重要，因為它意味著爭取發言的位置與權利／權力，同時抗拒宰制團體分派給自己的身分。

可是長久以來，由於主流社會一直掌控再現領域與再現媒介，有關弱勢族裔的再現總是脫離不了「宰制的意識形態」與白人的群體態度。在華裔美國史上，白人對當地華人的群體態度主要是受到下列因素的左右：(一)美國國內的政經情勢，尤其是白人與華人／亞洲人在工作機會方面之競爭；(二)種族混雜的威脅，尤其是華人男性與白人女性之間的通婚／性關係；(三)中美關係之變遷，最明顯之轉變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這三項因素加上中美文化隔閡以及歐洲中心意識的相互作用，美國華人在白人的文化再現中往往呈現負面的刻板形象。

十九世紀最著名的刻板形象當推哈特筆下的阿辛 (Ah Sin)。哈特在一八七〇年所發表的〈異教的華仔〉或〈誠實的詹姆士的白話〉(“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一詩中，將阿辛刻劃成面帶「天真」(“childlike”)笑容的騙徒。這首敘事詩描述愛爾蘭人奈依 (William Nye) 和阿辛玩牌老是輸，後來奈依發現阿辛藏牌在衣袖裡，憤怒的愛爾蘭人一面揮拳打阿辛一面叫道：「我們被華人的廉價勞力給毀了」(引自高木 [Ronald Takaki 105])。該詩曾在全美各地的報紙上轉載，一時之間「異教的華仔」遂成為家喻戶曉的詞彙。一八七七年，哈特和馬克吐溫 (Mark Twain) 共同推出一本名為《阿辛》的劇作，劇中的阿辛是位面無表情 (poker-faced)、蓄辮子的怪人，在加州的礦區從事洗衣業，專門替白人礦工服務；哈特稱呼他為異教徒、野蠻人、道德毒瘤或無法解決的政治問題。阿辛雖是劇名人物，在劇中卻是社會邊緣人，作者對他的再現主要是提供喜劇調劑；莫伊 (James S. Moy) 指出，十九世紀的殖民強權在鞏固對東亞的經濟征服時，其再現工具隨著產製無傷的外國人物以供觀

賞和娛樂 (352)。最後，從基督教的觀點看來，用“sin”一字命名華人，一方面暗示東方人之充滿罪惡 (sinfulness)，另一方面則透露出白人之種族優越心態。

〈異教的華仔〉發表前一年，美國橫貫鐵路建造完成，數以千計的華工湧入都市，威脅到白人的就業市場，因此反華情緒日益高漲，華人終於成為美國經濟危機的替罪羔羊 (Takaki 104-05)。哈特還寫了許多有關華人苦力的短篇故事，助長白人仇視華人的心理；他筆下的華人遂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東方主義再現 (Orientalist representation)。誠如李磊偉 (David Leiwei Li) 所言，在群眾情緒的推波助瀾下，再現成為現實；美國的東方主義論述激起白人敵視華人，進而將敵意合法化。結果，文學論述被建制化為法律論述：一八八二年的排華法案賦予白人的種族歧視一個法律保障 (321)。

如果阿辛是十九世紀最有名的華人刻板形象，那麼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東方主義再現乃是傅滿洲 (Fu Manchu) 和陳查禮 (Charlie Chan)。傅滿洲博士雖然是英國作家羅模 (Sax Rohmer) 所創造的小說人物，但是羅模的十多本傅滿洲小說系列在美國頗受歡迎，不僅銷售量高達數百萬冊，其故事亦曾改編為電影、廣播劇、電視劇；可見傅滿洲在美國通俗文化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他的形象確實深植美國人心，代表亞洲壞蛋的原型 (Wu 164)。且看羅模如何再現他心目中的中國人／滿洲人，他在系列小說的頭一本《陰險的傅滿洲博士》 (*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 1913) ② 中寫道：

②羅模的傅滿洲系列還包括 *The Return of Fu-Manchu* (1916), *The Hand of Fu-Manchu* (1917), *Daughter of Fu Manchu* (1931), *The Mask of Fu Manchu* (1932), *The Bride of Fu Manchu* (1933), *The Trail of Fu Manchu* (1934), *President Fu Manchu* (1936), *The Drums of Fu Manchu* (1939), *The Island of Fu Manchu* (1941), *The Shadow of Fu Manchu* (1948), *Re-enter Fu Manchu* (1957), *Emperor Fu Manchu* (1959) 等十三部長篇和一個中篇 (“The Wrath of Fu Manchu”

想像一位身材高瘦的人，像貓般 (feline)，肩膀高聳，額頭如莎士比亞，臉孔似撒旦，剃光頭，有雙細長、貓綠色的奪魂眼。賦予他整個東方民族的一切殘暴狡猾……想像那樣可怕的人，你對傅滿洲博士——黃禍的化身——會有個印象。(17)

總之，羅模筆下的傅滿洲是個精明而邪惡的華人頭目，領導一群華人「惡棍」，企圖征服西方世界。

如果窮凶極惡的傅滿洲是一種極端的誤現 (misrepresentation)，那麼畢格斯 (Earl Derr Biggers) 筆下的陳查禮則代表另一種極端。^③ 這位華裔夏威夷偵探「的確非常胖，走起路來卻步伐輕盈、雅緻如婦女。他的臉頰像嬰兒般豐潤，皮膚呈象牙色澤，黑色頭髮剪得很短，琥珀色的眼睛斜睨著」(Biggers 76)。除了相

[1952]) 以及三個短篇 (“The Eyes of Fu Manchu”[1957], “The Word of Fu Manchu”[1958], “The Mind of Fu Manchu”[1959])。在前三本長篇中，傅滿洲的英文名字中間有連字號。

- ③畢格斯一共寫了六本有關陳查禮的小說：*The House Without a Key* (1925), *The Chinese Parrot* (1926), *Behind That Curtain* (1928), *The Black Camel* (1929), *Charlie Chan Carries On* (1930), *Keeper of the Keys* (1932)。不過陳查禮之普受歡迎，主要是透過好萊塢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陸續推出的四十七部劇情片系列。自從一九二六年好萊塢將 *The House Without a Key* 搬上銀幕以來，有關陳查禮的影片逐漸在美國造成轟動；於是，好萊塢在畢格斯逝世（一九三三年）後，隨即聘請一位名叫麥克唐納 (Philip MacDonald) 的作家接棒。而陸續在銀幕上飾演陳查禮的白人演員分別是歐蘭德 (Warner Oland)、托勒 (Sidney Toler)、溫特斯 (Rolald Winters)。除了上述之主觀條件外，陳查禮之廣為流行還有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一九三〇年代期間，隨著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與擴張，美日關係日益緊張，中美關係則轉趨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好萊塢亦積極塑造善良的華人形象。根據沈曉茵 (Shiao-ying Shen) 的說法，在托勒主演陳查禮期間 (1938-47)，陳查禮影片公開向中國和中國人示好；相對的，好萊塢在反日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停映有關日本偵探原先生 (Mr. Moto) 的系列影片 (Shen 222)。換句話說，美國電影工業將他關進拘留營 (internment camp)。

貌、舉止滑稽外，陳查禮在個性方面也和大多數犯罪小說裡的偵探有別。他「缺乏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的堅決態度，體力上不如馬羅（Philip Marlowe）強壯，也沒有史貝德（Sam Spade）的冷酷與浪漫」（Wu 181）。的確，沒有一位偵探比他更不起眼、更卑躬屈膝了；他喜歡引用／誤用中國格言，講起英語往往文法錯誤，語氣則常帶歉意。此外，他對白人的歧視行為則抱持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態度；至於他向白人角色鞠躬與道歉則是象徵姿態，旨在提醒白人讀者他是好人，除了逮捕兇手之任務外，並無不良企圖（Wu 181）。雖然畢格斯並未宣稱陳查禮代表所有中國人或華裔美國人，但是經由影視媒體的不斷炒作，這位謙遜的中年偵探在美國白人心中，早已成為善良華裔美國公民與模範弱勢族裔的代表。

至於白人對東方女性的再現，則往往是具異國情調或神秘色彩的性象徵，其中最著名的刻板形象包括龍女（The Dragon Lady）和藝妓（The Geisha Girl）。在黃柳霜（Anna May Wong）走紅以前，龍女和藝妓的角色也都是由白人女性擔綱演出。換言之，歐美白人不祇在文字文本中佔據弱勢族裔的集體或個人自我的再現位置，在影視等文本中也擔負起代表／再現弱勢族裔的任務。此外，從蝴蝶夫人的故事開始，東方女性在舞臺和銀幕上的結局幾乎都是千篇一律：不是被白人丈夫遺棄，就是在社會偏見的壓力下失去歐美情人；不是慘遭橫禍就是自殺明志。這樣的再現策略與日本在十九世紀末逐漸強大有關；日本在日俄戰爭（1904-05）中打敗俄國後，對歐洲中心式的世界次序顯然構成威脅。西方的反應「乃是將威脅消除、殺死。以再現的術語而言，這意味著先前那些可笑而不具威脅的亞洲描繪必須改為死亡人物，最好是該死的神秘人物」（Moy 352）。於是，格里菲斯（D. W. Griffith）在《殘花》（*Broken Blossoms*，原名《清客與女孩》[*The Chink and the Girl*], 1919）中殺死黃種人（Yellow Man）；於是，蝴蝶巧巧桑（Cho-Cho San）不斷地在演出中死去，

亞洲「雖然仍是被觀看的物體／客體，如今卻被釘在一塊木板上，一根針穿過心臟；如今卻好比在博物館的實物模型展示中供觀察的蝴蝶標本」（Moy 353）。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在美國的再現史上，從舞臺上的阿辛、蝴蝶到銀幕上的龍女、**黃種人**、傅滿洲、陳查禮等白人想像的人物造型，無一不是白皮膚、白面具，由白人的再現政治所發明、塑造、操弄的文化產物；而貫穿其中的基本立場是，白人在文化實踐中一直自命為再現的代理人。相對的，由於「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的分配不均」，弱勢族裔於再現的領域裡往往無法享有充分的表意自由，因為「宰制的他者（the dominant Other）能夠……迫使弱勢自我接受一套預先決定而且必然是有限的再現場域」（Palumbo-Liu 78, 76）。弱勢族裔如何在有限的再現場域裡銘刻個人和集體自我呢？如何超越白人所再現的刻板形象呢？

華裔美國作家趙健秀（Frank Chin）和陳耀光（Jeffery Paul Chan）在比較亞裔和其他弱勢族裔於美國的遭遇時指出：白人的種族主義對非裔、拉丁裔和美國原住民而言是失敗的；華裔和日裔是白人種族主義唯一成功的對象，因為他們容易受到「種族主義的愛」（“racist love”）的影響而內化「模範弱勢族裔」的形象。他們認為主流社會只能在種族刻板形象的範疇內接納弱勢族裔，而弱勢族裔在接納該刻板形象時無異接受白人的價值標準（Chin and Chan 66-67）。由此可見，再現乃是強勢與弱勢族群在文化實踐中的鬥爭場域，強勢一方固然企圖以此作為宰制與規範的工具，弱勢一方則視之為抗爭與顛覆的利器。在華裔美國文學的脈絡中，「再現政治」確實是值得作家／讀者／批評家／理論家仔細思考、探索的問題；準此，本論文集《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的出版可謂具有特殊意義。

就文類而言，本論文集所收錄的七篇論文中，仍舊以探討小說的比例最高（五篇）；不過，《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所收

錄的七篇論文，有四篇討論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小說，而本論文集除了張瓊惠女士在其論文第四部分解讀湯的《女戰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外，並無專文探討其作品。此外，第一屆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有一篇論文探討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的劇本《航行記》（*The Voyage*, 1992），本屆則有一篇綜合討論西洋文學史上的蝴蝶圖像，文中提到黃哲倫的《蝴蝶君》（*M. Butterfly*）。值得注意的是，本屆研討會首度出現探討華裔美國詩的論文，此一現象的確令人感到振奮。以下依序介紹七篇論文的重點。

單德興先生的論文〈「憶我埃崙如蜷伏」——天使島悲歌的銘刻與再現〉，詳細剖析天使島詩歌三種不同的再現／誤現及其各自的文本性（textuality）和物質性（materiality）：一九一〇至四〇年間以中文銘刻於天使島移民營的板壁，一九八〇年由三位天使島移民後裔以中英對照、摻雜照片與訪談方式出版的《埃崙詩集》（*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以及一九九〇年以英文方式選錄於以重建美國文學為職志的《希斯美國文學選集》（*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這三種再現「由於物質條件、中介工具、歷史機緣的不同，其中若有傳達不足或誤譯之處實不足為奇，而在不同文本／文化／歷史脈絡下產生新意，更值得重視。」作者企圖「藉此記憶場域／抗拒場域來體察此一華裔美國文學個案中特殊的文本性和文學史的關係。」

張瓊惠女士的〈從「我是誰」到「誰是我」：華美自傳文學再現〉，主要是以四位華裔美國作家的自傳文本為例，檢視文學再現「自我」的問題。作者在闡述西方自傳文學的特徵與華裔美國文學的自傳傳統後，分章討論劉裔昌的《虎父虎子》（Pardee Lowe, *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s*, 1943）、黃玉雪的《華人五女》（Jade Snow Wong, *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湯亭亭的《女戰士》和趙健秀的〈中國城牛仔的自白〉（“Confessions of the

Chinatown Cowboy,” 1972)。在論文的最後一部分，作者藉由趙健秀〈這不是自傳〉（“This Is Not An Autobiography,” 1985）和湯亭亭的《猴行者：其偽書》（*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1989），提出偽裝和變兩種策略，以解決弱勢族裔自傳該何去何從的問題。

筆者的論文〈銘刻先人軌跡：《家鄉》中華美自我的再現〉運用後殖民與弱勢族裔理論，以及霍爾的屬性理論，探討徐忠雄《家鄉》（Shawn Hsu Wong, *Homebase*, 1979）中的男主角任士福（Rainsford Chan），如何藉著想像（imaginings）與作夢（dreamings）再現一家四代的歷史，如何透過「記憶、幻想、敘事與神話」重新發現百年來有關華裔的「隱藏的歷史」。作者在論文結尾指出，徐忠雄在再現任士福的華美自我時巧妙運用「卡力班辯證法」（the dialectic of Caliban），一方面顛覆「美國的東方主義論述」（American Orientalist discourse），一方面重建華裔美國傳統。徐忠雄筆下的孤兒任士福，雖然不懂祖先的語言，也沒見過他們所留下的文件，卻時常夢到他們；他透過這種惡夢不斷的獨特經驗，銘刻先人在美國留下的軌跡，進而建構其華美自我。

劉紀雯女士的〈車子、房子與炸雞：《典型美國人》的大眾文化與國家認同〉，利用阿多諾（Theodore Adorno）的文化工業理論與德·瑟鐸（Michel de Certeau）和費斯克（John Fiske）的消費者再創造理論，探討任璧蓮《典型美國人》（Gish Jen, *Typical American*, 1991）中張家如何用大眾文化來定義自己的國家認同。論文以「加入式」的中間策略省視認同在「同化」與「分離」之間、之外的折衝。作者認為任璧蓮的文本事實上對「典型美國」的含義「有兩度翻轉：『典型美國的』先是被書中移民角色所拒絕鄙視，而後被欽羨仿效；成為『典型美國人』是被主流文化同化，相信其成功致富的神話，但最終使他／她們成為美國人的，是角色在悲劇中成長並重新定義美國的能力。」

馮品佳女士的論文，試圖以「隱無的敘事」(narrative of absence) 觀念，討論伍慧明的《骨》(Fae Myenne Ng, *Bone*, 1993) 如何再現華裔個人、家庭及族裔的歷史。〈「隱無的敘事」：《骨》的歷史再現〉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定義「隱無的敘事」，然後鋪陳基本理論架構；第二部分則扼要討論華裔美國文學傳統，以便將《骨》置於此一脈絡中，藉以彰顯該族裔文學「隱無的敘事」的閱讀文本。作者指出《骨》的敘事策略乃是「離心外擴……於層層外擴的敘事中，作者〔伍慧明〕又以各種缺憾／虛空的負面敘述空間，造成漩渦般的向心力。《骨》一書於是在此離心／向心的張力上，成功地以『無』帶出『有』，以多重對話方式勾勒出個人／家庭／歷史的再現。」

李有成先生的論文透過趙健秀的近作《甘卡丁公路》(*Gunga Din Highway*, 1994) 檢視弱勢族裔所面對的再現問題。論文首先討論趙健秀如何顛覆甘卡丁所隱含的價值，使之成為弱勢族裔內化主流白人價值的象徵。其次，作者以陳查禮為例，探討華裔美國人在文化生產中所遭遇的再現窘境；由於陳查禮所具現的乃是美國白人對中國人的長期想像，這個符號投射著美國支配性種族對中國人的焦慮和欲望，趙健秀藉此抨擊白人時常以「沒有屬性的主體」(Subject without properties) 自居，篡奪弱勢族裔文化再現的位置。作者在論文最後一部分指出，不論是探討白人對華裔美國人的文化再現，或檢視華裔美國人的文化自我再現，《甘卡丁公路》的主要關懷還是再現的危機，趙健秀所透露的其實是相當悲觀的文化自我再現景象。

林英敏女士的〈蝴蝶圖像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Butterfly Icon”，由單德興先生中譯)，試圖透過多種西方的文本解說「蝴蝶」圖像的來龍去脈；作者所檢視的文本包括洛蒂的《菊子夫人》(Pierre Loti, *Madame Chrysantheme*, 1887)、龍恩的〈蝴蝶夫人〉(John Luther Long, “Madame Butterfly,” 1897-98)、柏拉斯可的劇本 (David Belasco, 1900-1905 於倫敦上演)

和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 的同名歌劇。這些文本在在顯示西方人經常將亞洲女性刻劃為「蝴蝶夫人」角色，以強化其支配性權力結構；換言之，「蝴蝶」這個殖民／帝國／種族主義的圖像，乃是出自西方作家充滿位置優勢的東方主義幻想。作者宣稱：在西方舞臺上和想像中存活一個世紀之久的蝴蝶圖像，「如今該是讓它永遠安息、允許亞裔女人主動、傾聽**她的聲音**的時候了。」

除了上述七篇論文外，本書還附錄單德興先生主訪、製作的〈湯亭亭訪談錄〉和〈臺灣地區華裔美國文學研究書目提要〉。訪談錄的內容相當廣泛豐富，不僅涵蓋湯亭亭現有作品的重要關懷，還觸及舞臺劇《女戰士》(*The Woman Warrior: A Girlhood among Ghosts*；根據《女戰士》和《金山勇士》二書改編而成)、目前正在撰寫的《太平書第五卷》(*The Fifth Book of Peace*)、湯亭亭和 *China Men* 命名的由來、她父親實際入境美國的方式以及她自認在亞裔美國文學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對研究華裔美國文學或湯亭亭作品的學者而言，這篇訪談錄提供了相當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所附錄的書目提要係「臺灣地區第一份有關華裔美國文學研究的學術論文書目」(單 xiv)，本書所附錄的書目提要則是其最新版本。這兩篇書目提要一方面為華裔美國文學提供重要的素材和指引，另一方面則見證該項研究在本地的發展現況。兩相對照之下，中文論文在過去兩年來增加十五篇(比原來的十六篇多將近一倍)；英文論文增加四篇(共二十一篇)；學位論文則從原來的六篇增為十一篇；整體而言，過去兩年來所撰寫的中、英文論文和學位論文總共二十四篇。這些數據顯示華裔美國文學正逐漸受到本地的外國文學研究者的重視。就論文內容和研究方向而言，雖然仍有不少論文探討湯亭亭的作品，但是也有學者開始研究華裔美國詩和過去被忽略的小說。由此可見華裔美國文學的研究在國內已經生根，本地學者若能善用其特有之發言位置與文化資源，並配合理論的吸收、消化和運用，

假以時日必能展現極為豐碩的研究成果。

總之，本書所收錄的七篇論文，除了林英敏女士的〈蝴蝶圖像的起源〉外，其餘六篇均是本地學者針對具有雙重文化背景的華裔美國作家，於特定的時空背景與社會脈絡下所再現的文本，以「有別於美國文化的另一軸的中華文化作為參考架構，以他類(alternative)的方式和角度從事閱讀……換言之，就是以特定的發言位置及其族裔、語文環境所含藏的特有資源（尤其是文化資源），進行另一種方式的解讀」（單 ix）。用再現的術語來說，本地學者的解讀或詮釋，乃是針對華裔美國文本／再現所作的再現；這些再現大都結合了理論的建構與文本的分析，實為繼《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之後，另一本主題最集中的華裔美國文學論文集。

引用資料

中文

單德興。〈緒論〉。《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單德興・何文敬主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一九九四年。頁 vii-xiv。

英文

Biggers, Earl Derr. *The House Without a Key*. New York: P. F. Collier, 1925.

Chin, Frank, and Jeffery Paul Chan. "Racist Love." In *Seeing Through Shuck*. Ed. Richard Kostelanetz.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2. 65-79.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In *Ex-Iles*. Ed. Mbye B. Cham.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92. 220-36.

Li, David Leiwei.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Tradition: Displacing American Orientalist Discourse." In Lim and Ling 319-31.

- Lim, Shirley Geok-lin, and Amy Ling, eds.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As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92.
- Moy, James S. "The Death of Asia on the American Field of Representation." In Lim and Ling 349-57.
- Palumbo-Liu, David. "The Minority Self as Other: Problema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Asian-American Literature." *Cultural Critique* 28 (Fall 1994): 75-102.
- Rohmer, Sax. *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 1913. Rpt. New York: Pyramid, 1961.
- Shen, Shiao-ying. "Ancestors and Descendants of Charlie Chan." *Tam-kang Review* 20.2 (Winter 1989): 217-34.
- Takaki, Ronald.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9.
- Wu, William F. *The Yellow Peril: 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 Hamden, CT: Archon Books, 1982.